

書叢學文光農

圍城

作書鍾錢



序

在這本書裏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，某一類人物。寫這類人，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，還是人類，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。人物當然是虛構的，有歷史癖的人不用費心考訂。

承鄧西諦 李健吾兩先生允許這本書佔去「文藝復興」裏許多篇幅，承趙家璧先生要去在「晨光文學叢書」裏單行，並此誌謝。好朋友儼柯靈，唐弢，吳組細，卞之琳幾位先生的獎勗，以及讀者的通訊，批評者的譴責，都使我感愧。我漸漸明白，在藝術創作裏，「柏拉圖式理想」真有其事。應擬這本書該怎樣寫，而才力不副，寫出來並不符合理想。理想不僅是個引誘，並且是個諷刺。在未做以前，它是美麗的對象，在做成以後，它變為慘酷的對照。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。兩年裏憂亂傷生，屢想中止。由於楊絳女士不斷的督促，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，得以鎔銖積累地寫完。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。不過，近來覺得獻書也

像致身於國，還政於民等等佳話，只是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，名說交付出去，其實只彷彿魔術家頑的飛刀，放手而並沒有脫手。隨你怎樣把作品奉獻給人，作品總是作者自己的。大不了一本書，還不值得這樣精巧地不老實，因此罷了。

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

紅海早過了，船在印度洋面上開駛着，但是太陽依然不饒人地遲落早起，侵佔去大部分的夜。夜彷彿紙浸了油，變成半透明體；它給太陽擁抱住了，分不出身來，也許是給太陽陶醉了，所以夕照晚霞隱褪後的夜色也帶着酡紅。到紅消醉醒，船艙裏的睡人也一身膩汗地醒來，洗了澡趕到甲板上吹海風，又是一天開始。這是七月下旬，合中國舊曆的三伏，一年最熱的時候。在中國熱得更比常年利害，事後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，因為這就是民國二十六年。

這條法國郵船白拉日隆子爵號 (Vicomte de Bragelonne) 正向中國開來。早晨八點多鐘，沖洗過的三等輪甲板溼意未乾，但已坐立滿了人，法國人，德國流亡出來的猶太人，印度人，安南人，不用說還有中國人。海風裏早含着燥熱，胖人身體給炎風吹乾了，蒙上一層汗結的鹽霜，彷彿剛在巴力士坦的「死海」裏洗過澡。畢竟是清晨，人的興致還沒給太陽晒

妻，供懶，說話做事都很起勁。那幾個新派到安南或中國租界當警察的法國人，正圍了那年輕善撒嬌的猶太女人在調情。俾斯麥曾說過，法國公使大使的特點，就是一句外國話不會講；這幾位警察並不懂德文，居然傳情達意，引得猶太女人格格地笑，比他們的外交官強多了。這女人的漂亮丈夫，在傍觀而樂之，因為他歲天來，香烟，啤酒，檸檬水沾光了不少。紅海已過，不怕熱極引火，所以等一會甲板上零星果皮，紙片，瓶塞之外，香烟頭定又遍處皆是。法國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，他們的文章也明白乾淨，但是他們的做事，無不混亂，骯髒，喧嘩，但看這船上的亂糟糟。這船，倚仗人的機巧，載滿人的擾攘，寄滿人的希望，熱鬧地行着，每分鐘把沾污了人氣的一小方水面，還給那無情，無盡，無際的大海。

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國留學生學成回國。這船上也有十來個人。大多數是職業銜無着落的青年，趕在暑假初回中國，可以從容找事。那些不愁沒事的學生，要到秋涼纔慢慢地肯動身回國。船上這幾位，有在法國留學的，有在英國，德國，比國等讀書，到巴黎去增長夜生活經驗，因此也坐法國船的。他們天涯相遇，一見如故，談起外患內亂的祖國，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為它服務。船走得這樣慢，大家一片鄉心，正愁無處寄託，不知那裏忽來了兩付

馬將牌。馬將實然是國技，又聽說在美國風行；打牌不但有故鄉風味，並且適合世界潮流。妙得很，人數可湊成兩桌而有餘，所以除掉吃飯睡覺以外，他們成天賭錢消遣。早餐剛過，下面餐室裏已忙着打第一圈牌，甲板上只看得見兩個中國女人，一個算不得人的小孩子——至少船公司沒當他是人，沒要他父母爲他補買船票。那個戴太陽眼鏡，身上攤本小說的女人，衣服極斯文講究。皮膚在東方人裏，要算得白，可惜這白色不頂新鮮，帶些乾滯。她丟掉了黑眼鏡，眉清目秀，只是嘴唇嫌薄，擦了点紅還不够豐厚。假使她從帆布躺椅上站起來，會見得身段瘦削，也許輪廓的線條太硬，像方頭鋼筆劃成的。年齡看上去有二十五六，不過新派女人的年齡好比舊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，需要考訂學家所謂外證據來斷定其確性，本身是看不出的。那男孩子的母親已有三十開外，穿件半舊的黑紗旗袍，滿面勞碌困倦，加上天生的倒掛眉毛，愈覺愁苦可憐。孩子不足兩歲，塌鼻子，眼睛兩條斜縫，眉毛高高在上，跟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，活像報上諷刺畫裏中國人的臉。他剛會走路，一刻不肯停的要亂跑；母親在他身上牽了一條皮帶，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給拉回來。他母親怕熱，拉得手累心煩，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輸贏，不住的罵這孩子討厭。這孩子跑不到那裏去，

便改變宗旨，撲向看書的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種孤芳自賞，落落難合的神情——大宴會上沒人敷衍的來賓或喜酒席上過時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——此刻更流露出嫌惡，黑眼鏡也遮蓋不了。孩子的母親有些覺得，抱歉地拉皮帶道：「你這淘氣的孩子，去跟蘇小姐搗亂！快回來。」——蘇小姐，你真用功！學問那麼好，還成天看書。孫先生常跟我說，女學生像蘇小姐纔算替中國爭面子，人又美，又是博士，這樣的人到那裏去找呢？像我們白來了外國一次，沒讀過半句書，一輩子做管家婆子，在國內念的書，生小孩兒全忘了——蘇！死討厭！我叫你別去，你不幹好事，準弄髒了蘇小姐的衣服。」

蘇小姐一向瞧不起這位寒酸的孫太太，而且最不喜歡小孩子，可是聽了這些話，心上高興，倒和氣地笑道：「讓他來，我最喜歡小孩子。」她脫下太陽眼鏡，合上對着出神的書，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，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亂擦，問他道：「爸爸呢？」小孩子不同答，睜大了眼，向蘇小姐「波！波！波！」吹唾沫，學餐室裏養的金魚吹氣泡。蘇小姐慌得鬆了手，掏出手帕來自衛。母親忙使勁拉他，嚷着要打他嘴巴，一面歎氣道：「他爸爸在下面賭錢，還用說麼！我不懂為什麼男人全愛賭，你看咱們同船的幾位，沒一個不賭得昏天黑地。」

贏幾個錢回來，還說得過；像我們孫先生輸了不少錢，還要賭，恨死我了！」

蘇小姐聽了最後幾句小家子氣的話，不由心裏又對孫太太鄙夷，冷冷說道：「方先生倒不賭。」

孫太太鼻孔朝天，出冷氣道：「方先生！他下船的時候也打過牌。現在他忙着追求鮑小姐，當然分不出工夫來。人家終身大事，比賭錢要緊得多呢。我就看不出鮑小姐又黑又粗，有什麼美，會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，換到三等艙來受罪。我看他們倆要好得很，也許船到香港，就會訂婚。這真是『有緣千里來相會』了。」

蘇小姐聽了，心裏直刺得痛，回答孫太太同時安慰自己道：「那絕不可能！鮑小姐有未婚夫，她自己跟我講過。她留學的錢還是她未婚夫出的。」

孫太太道：「有未婚夫還那樣浪漫麼？我們是老古董了，總算這次學個新鮮。蘇小姐，我告訴你句笑話，方先生跟你在中國是老同學，他是不是一向說話隨便的？昨天孫先生跟他講賭錢手運不好，他還笑呢。他說孫先生在法國這許多年，全不知道法國人的迷信：太太不忠實，偷人，丈夫做了烏龜，買彩票準中頭獎，賭錢準贏。所以，他說，男人賭錢輸了，該

引以自慰。孫先生告訴了我，我怪他當時沒質問姓方的，這話什麼意思。現在看來，鮑小姐那位未婚夫定會中航空獎券頭獎；假如她做了方太太，方先生賭錢手氣非好不可。」忠厚老實人的惡毒，像飯裏的砂礫或者出骨魚片裏未淨的刺，會給人一種不期待的傷痛。

蘇小姐道：「鮑小姐行爲太不像女學生，打扮也够丟人——」

那小孩子忽然向她們椅子背後伸了雙手，大笑大跳。兩人回頭看，正是鮑小姐走向這兒來，手裏拿一塊糖遠遠的逗着那孩子。她只穿緋霞色抹胸，海藍色貼肉短褲，漏空白皮鞋裏露出塗紅的指甲。在熱帶熱天，也許這是最合理的粧束，船上有一兩個外國女人就這樣打扮。可是蘇小姐覺得鮑小姐赤身露體，傷害及中國國體。那些男學生看到滿腔邪火，背著鮑小姐說笑個不了，心裏好舒服些。有人叫她「熟食鋪子」(Charcuterie)，因為只有熟食店會把那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；又有人叫她「真理」，因為據說「真理是赤裸裸的」。鮑小姐並未一絲不掛，所以他們修正爲「局部的真理」。

鮑小姐走來了，招呼她們倆說：「你們起得真早呀，我大熱天還喜歡懶在牀上。今天蘇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，睡得像木頭。」鮑小姐本想說：「睡得像豬，」一轉念想說：「像死

人」，終覺得死人比豬好不了多少，所以向英文裏借來那個比喻。又忙解釋一句道：「這船走着真像個搖籃，人給它擺得迷迷糊糊只想睡。」

「那末，你就是搖籃裏睡着的小寶貝了。瞧，多可愛！」蘇小姐說。

鮑小姐打她一下道：「你！蘇東坡的妹妹，才女！」——「蘇小妹」是同船男學生爲蘇小姐起的外號。「東坡」兩個字給鮑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國話裏的「坟墓」(Tombeau)。

蘇小姐跟鮑小姐同艙，睡的是下鋪，比鮑小姐方便得多，不必每天爬上爬下。可是這幾天她嫌惡着鮑小姐，覺得她什麼都妨害了自己：打鼾太響，鬧得自己睡不熟，翻身太重，上鋪像要塌下來。給鮑小姐打了一下，她便說：「孫太太，你許評理。叫她『小寶貝』，還要挨打！睡得着就是福氣。我知道你愛睡，所以從來不聲不響，免得吵醒你。你跟我講怕發胖，可是你在船上這樣愛睡，我想你又該添好幾磅了。」

小孩吵着要糖，到手便咬，他母親叫他謝鮑小姐，他不睬，孫太太只好自己跟鮑小姐敷衍。蘇小姐早看見這糖惠而不費，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時用的方糖。她鄙薄鮑小姐這種作風，不願意跟她多講，又打開書來，眼梢却瞟見鮑小姐把兩張帆布椅子拉到距離較遠的空處

並放着，心裏罵她無恥，同時自恨爲什麼去看她。那時候，方鴻漸也到甲板上來，在她們前面走過，停步應酬幾句，問「小弟弟好」。孫太太愛理不理地應了一聲。蘇小姐笑道：「快去罷，不怕人等得心焦麼？」方鴻漸紅了臉傻笑，便撇下蘇小姐走去。蘇小姐明知留不住他，可是他真去了，倒悵然有失。書上一字沒看進去，耳聽得鮑小姐嬌聲說笑，她忍不住一看。方鴻漸正抽着烟，鮑小姐向他伸手，他掏出香烟匣來給她一枝，鮑小姐腳在嘴裏，他手指在打火匣上作勢要爲她點烟，她忽然嘴迎上去，把腳的烟頭湊在他抽的烟頭上一吸，那枝烟點着了，鮑小姐得意地吐口烟出來。蘇小姐氣得身上發冷，想這兩個入真不要臉，大庭廣衆竟借烟捲來接吻。再看不過了，站起來，說要下面去。其實她知道下面沒有地方可去，餐室裏有人打牌，臥艙裏太悶。孫太太也想下去問問男人今天輸了多少錢，但怕男人輸急了，一問反在自己身上出氣，同房艙又有半天吵嘴；因此不敢冒昧起身，只問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鳥。

蘇小姐罵方鴻漸無恥，實在是冤枉的。他那時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，心裏怪鮑小姐太做得出，恨不能說她幾句。他雖然現在二十七歲，早訂過婚，卻沒有戀愛訓練。父

親是前清舉人，在本鄉江南一個小縣裏做大紳士。他們那縣裏人僑居在大都市的，幹三種行業的十居其九：打鐵，磨豆腐，拾轎子。土產中藝術品以泥娃娃為最出名；年輕人進大學，以學土木工程為最多。鐵的硬，豆腐的淡而無味，轎子的容量狹小，還加上泥土氣，這算他們的民風。就是發財做官的人，也欠大方。這縣有個姓周的在上海開鐵鋪子發財，又跟同業的同鄉組織一家小銀行，名叫「點金銀行」，自己榮任經理。他記起衣錦還鄉那句成語，有一年乘清明節回縣去祭祠掃墓，結識本地人士。方鴻漸的父親是一鄉之望，周經理少不得上門拜訪，因此成了朋友，從朋友攀為親家。鴻漸還在高中讀書，隨家裏作主訂了婚。未婚妻並沒見面，只瞻仰過一張半身照相，也漠不關心。兩年後到北平進大學，第一次經歷男女同學的風味。看人家一對對的戀愛，好不眼紅。想起未婚妻高中讀了一年書，便不進學校，在家實習家務，等嫁過來做能幹媳婦，不由自主的對她厭恨。這樣怨命，怨父親，發了幾天呆，忽然醒悟，壯着胆寫信到家裏要求解約。他國文會得老子指授，在中學會考考過第二，所以這信文縷縷的沒把之乎者用錯。信上說什麼：「邇來觸緒善感，歡寡愁殷，懷抱劇有秋氣。每攬鏡自照，神寒形削，清癯非壽者相。竊恐我躬不閱，周女士或將貽誤終身。尚望大

人垂體下情，善爲解鈴，毋小不忍而成終天之恨。」他自以爲這信措詞淒婉，打得動鐵石心腸，誰知道父親快信來痛罵一頓：「吾不惜重資，命汝千里負笈，汝埋頭攻讀之不暇，而有餘閒照鏡耶？汝非婦人女子，何須置鏡？惟梨園子弟，身爲丈夫而對鏡顧影，爲世所賤。吾不圖汝甫離膝下，已濡染惡習，可歎可恨！且父母在，不言老，汝不善體高堂念遠之情，以死相嚇，喪心不孝，於斯而極！當是汝校男女同學，汝覩色起意，見異思遷；汝託詞悲秋，吾知汝實爲懷春，難逃老夫洞鑒也。若執迷不悔，吾將停止寄款，命汝休學回家，明年與汝弟同時結婚。細思吾言，慎之切切。」方鴻漸嚇矮了半截，想不到老頭子竟這樣精明。忙寫回信討饒和解釋，說：鏡子是同室學生的，他並沒有買；這幾天吃美國魚肝油丸，德國雜他命片，身體精神好轉，臉亦豐滿起來，只可惜藥價太貴，捨不得錢；至於結婚一節，務請到畢業後舉行，一來妨礙學業，二來他還不能養家，添他父親負擔，於心不安。他父親收到這封信，證明自己的威嚴，逮及於幾千里外，得意非凡，興頭上匯給兒子一筆錢，讓他買補藥。方鴻漸從此死心不敢妄想，開始讀叔本華，常聰明地對同學們說：「世間那有戀愛？壓根兒是生殖衝動。」轉眼已到大學第四年，只等明年畢業結婚。一天，父親來封快信，上面

說：「願得汝岳丈電報，駭悉淑英病傷寒，爲西醫所誤，遂於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時長逝，殊堪痛惜。過門在即，好事多磨，皆汝無福所致也。」信後又添幾句道：「寡翁失馬，安知非福，使三年前結婚，則此番吾家破費不資矣。然吾家積德之門，苟婚事早完，淑媳或可脫災延壽。姻緣前定，勿必過悲。但汝岳父處應去一信唁之。」鴻漸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，但對那短命的女孩子，也稍微憐憫。自己既享自由之樂，願意傍人減去悲哀，於是未過門丈人處真去了一封慰唁的長信。周經理收到信，覺得這孩子知禮，便分付銀行裏文書科主任作覆。文書科主任看見原信，向東家大恭維這位未過門姑爺文理書法都好，並且對死者情詞深摯，想見天性極厚，定是個遠到之器。周經理聽得開心，叫主任回信說：女兒雖沒過門，翁增名分不改，生平只有一個女兒，本想好好熱鬧一下，現在把賄嫁辦喜事的那筆款子加上方家聘金爲女兒做生意所得的利，一共二萬多塊錢，折合外匯一千三百鎊，給方鴻漸明年畢業了做留學費。方鴻漸做夢都沒想到這樣的好運氣，對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。他是個無用之人，學不了土木工程，在大學裏從社會系轉哲學系，最後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。學國文的人出洋「深造」，聽來有些滑稽。事實上，惟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外國留學不可；因爲

切其他科目像算學，物理，哲學，心理，經濟，法律等等都是從外國灌輸進來的，早已洋氣可掬，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，還需要外國招牌，方可維持地位，正好像中國官吏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結外匯，纔能保持國幣原來價值。

方鴻漸到了歐洲，既不鈔燬爛卷子，又不訪永樂大典，也不找太平天國文獻，更不學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。四年中倒換了三個大學，倫敦，巴黎，柏林；隨便聽幾門功課，興趣頗廣，心得全無，生活尤其懶散。第四年春天，他看銀行裏只贖三百多鎊，就計劃夏天回國。方老先生也寫信問他是否已得博士學位，何日東歸。他回信大發議論，痛罵博士頭銜的毫無實際。方老先生大不謂然，可是兒子大了，不敢再把父親的尊嚴去威脅他，便信上說，自己深知道頭銜無用，決不勉強兒子，但周經理出錢不少，終得對他有個交代。過幾天，方鴻漸又收到丈人的信，說什麼：「賢婿才高學博，名滿五洲，本不須以博士爲誇耀。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，賢婿似宜舉洋進士，庶幾克紹箕裘，後來居上，愚亦與有榮焉。」方鴻漸受到兩面夾攻，纔知道留學文憑的重要。這一張文憑，彷彿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，可以遮羞包醜；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疎，寡陋，愚笨都掩蓋起來。自己沒有文憑，好

像精神上赤條條的，沒有包裹。可是現在要弄個學位，無論自己去讀或雇槍手代做論文，時間經濟都不够。就近漢堡大學的博士學位，算最容易混得了，但也需要六個月。乾脆騙家裏人說是博士罷，只怕哄父親和丈人不過；父親是科舉中人，要看「報條」，丈人是商人，要看契據。他想不出辦法，準備回家老着脸說沒得到學位。一天，他到柏林圖書館中國書編目室去看一位德國朋友，瞧見地板上一大堆民國初年上海出的期刊，東方雜誌，小說月報，大中華，婦女雜誌全有。信手翻着一張中英文對照的廣告，是美國紐約什麼「克萊登法商專門學校函授部」登的，說本校鑑於中國學生有志留學而無機會，特設函授班，將來畢業，給予相當於學士，碩士或博士之證書，章程函索即寄，通訊處紐約第幾街幾號幾之幾。方鴻漸心裏一動，想事隔二十多年，這學校不知是否存在，反正去封信問問，不費多少錢。那登廣告的人，原是個騙子，因為中國人不來上當，改行不幹，人也早死了。他住的那間公寓房間，現在租給一個愛爾蘭人，具有愛爾蘭人的不負責，愛爾蘭人的急智，還有愛爾蘭人的窮。相傳愛爾蘭人的不動產（Irish fortune）是兩支奶，和兩瓣屁股；這位是個蕭伯納式既高且瘦的男人，那兩項財產的分量，又得打個折扣。他當時在信箱裏拿到鴻漸來信，以為郵差寄錯

了，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，好奇拆開一看，莫名其妙，想了半天，快活得跳起來。忙向鄰室小報訪事借個打字機，打了一封回信，說閣下既在歐洲大學讀書，程度想必高深，無庸再經函授手續，只要寄一萬字論文一篇附繳美金五百元，審查及格，立即寄上哲學博士文憑，來信可寄本人，不必寫學校名字。署名Patrick Mahoney，後面自贈了四五個博士頭銜。方鴻漸看信紙是普通用的，上面並沒刻學校名字，信的內容，分明更是騙局，攔下不理。愛爾蘭人等急了，又來封信，說如果價錢嫌貴，可以從長商議，本人素愛中國，辦教育的人尤其不顧牟利。方鴻漸盤算一下，想愛爾蘭人無疑在搗鬼，自己買張假文憑回去哄人，豈非也成了騙子？可是——記着，方鴻漸進過哲學系的——撒謊欺騙有時並非不道德。柏拉圖理想國裏就說兵士對敵人，醫生對病人，官吏對民衆都應該哄騙。聖如孔子，還假裝生病，哄走了儒悲，孟子甚至對齊宣王也撒謊裝病。父親和丈人希望自己是個博士，做兒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們失望麼？買張文憑去哄他們，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，或英國殖民地商人向帝國府庫報效幾萬鎊換個爵士頭銜，光耀門楣，也是孝子賢婿應有的承歡養志。反正自己將來找事時，履歷上決不開這個學位。索性把價錢殺得極低，假如愛爾蘭人不肯，這事就算吹了，自